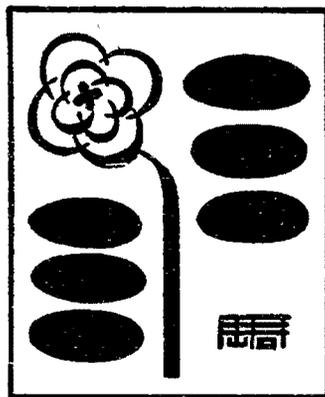


山 水 人 物

施 瑛



永祥印書館刊

山水人物

施
瑛

編主 泉 范

庫文 識 知 年 青

種 九 第 輯 二 第



3 0662 7359 4

刊館書印祥永

代序

廣闊的大地，是人類的舞台。人們生長於斯，活動於斯，埋葬於斯，萬千年中，表現了不少悲歡離合的故事。世局變幻，人事滄桑，就是短短一晝夜間，每天的新聞紙也是取材不盡；萬千年中人類的故事，真有「一部二十四史從何說起」的光景。往者已矣，然而歷史家是寫不完的，也是隨時在改寫中的——因為寫的歷史，決不能完全跟真的歷史相符合。讓他們去做寫不完的工作吧，至少我們可以多知道一點。

然而人類是大地之子，人們決脫不了大地的影響。「智者樂水，仁者樂山。」這已經很明顯的指出了環境怎樣的造就了人們。大而至一個國家，一個民族，她的活動，也是受着環境的驅使。沒有尼羅河的恩賜，埃及不會成爲文明古國；沒有沙漠裏堅苦卓絕的生活，蒙古和阿拉伯不會稱雄於中古的世界；沒有海洋的便利，英吉利

也不會成爲近世資本主義國家的班首。山水人物，這關係是怎樣的深切呀。雖然這不是淡墨素描的畫卷，却是人類殘酷地爭取生存的故事。

本書想以地理環境的立場，來敘述整個人類的歷史。自然這裏只是一個簡無可簡的大綱，只供將來研究時作備忘的摘記用。但我記得開始搜集本書資料的時候，還是在八年前的初春。此後幾年中，殘稿雖伴逃劫灰，但參考的書籍已經散佚許多。我並不珍惜，幾年慘痛的生活當它噩夢似的過去了，我可以重新研讀，再溫從前的舊夢。於是我把幾年中斷斷續續寫成的大綱，草草編定，作我重新走到研讀的路上去的第一本書。

718.3
627
2

山水人物 目次

- 代序……………(一)
- 冷和熱……………(一)
- 二 山嶺生活……………(二)
- 三 人類的血脈……………(七)
- 四 草原裏的騎士……………(三〇)
- 五 到海洋外面去發財……………(四四)
- 六 在大地上來往……………(六三)
- 七 幫助人們的能力……………(七四)

46749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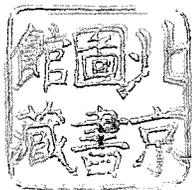
一 冷和熱

寒冷的北極。

愛斯基摩人住在那裏。他們爲了要生活，過着非常艱難的日子。

一年中間，沒有和暖的時候。纔到九月底，漫漫的寒冬開始了，非但是冬天，還是悠長的黑夜。這樣寒冷的黑夜，差不多要延長到六個月光景。太陽不知道躲到那裏去，只有暗淡的星光，映着這一處冰天雪地，顯出一片淒涼的白色。狂風來了，捲着雪片亂舞。人們雖然披着厚厚的皮裘，還不能走到戶外；在那樣又暗又冷的地方，站上一兩個鐘頭，只有凍死的份兒。人們只好躲到低矮的屋子裏去。

黑夜要有半年。人們躲在他们的小屋子裏，好像冬天的蟲伏在地面底下一樣。屋裏點着一只魚油的燈，發出昏暗的光線，照着屋裏不活動的人們。在魚油燈的上



面，放着一只鍋子，裏面裹着一點東西，大概是海馬或者馴鹿的肉，發出濃厚的香氣。人們裹着厚厚的毛皮，圍着油燈靜靜的坐着，疲倦了，就躺下去睡一覺；醒來之後，對着昏暗的光線，一邊講講古老的故事，一邊做些手工，等着天明。偶然風雪晴了，男人穿得更臃腫，趕着狗和馴鹿，到外面去，尋找一點可以吃的東西。外面仍舊是黑暗的冬夜，難得有野獸出來。人們靠着清冷的星光，走到冰凍的海濱，預備漁獵。然而黑夜還不會完呢，在暴風雪來到之前，他們一定要回去。

六個月寒冷的黑夜過去了，到了四月初，天明了，接着是六個月悠悠的白晝。這六個月的白晝，就是夏天。太陽永遠在天空中照耀着，但是因為太陽的光線斜了，所以並沒有多少熱氣。這樣的夏天，就是頂好的日子，也和我們這裏的深秋初冬差不多。但是人們爲了寒冷的黑夜，躲在屋子裏，現在有了光明的太陽，他們得到解放了。六個月冬夜的生活，屋裏預藏的食料，都已經吃完，現在趁着白晝，在六個月裏，應該盡力去尋找吃的東西，不單是目前要吃，還要預備將來的六個月。因為半年的白晝

過去了，接着仍舊是半年寒冷的黑夜。慘酷的天氣，不斷的磨折着人們。

陽光照着了，地上幾尺厚的冰雪，慢慢地融解開來。有些泥濘的地方，生長着一點綠的苔蘚。這一點綠的苔蘚是很寶貴的，人們難得看見碧綠的植物。麥子這種東西，簡直不能穀播種；就算有一兩處地方，可以種一點吃的植物，也應該趁黑夜來到之前，趕快的收穫。倒是動物們趁着暖和，全都出來了。海岸上有的是海豹、海狗、白熊，郊野裏有的是馴鹿、野兔、香牛。人們自然很高興。他們帶着狗羣，到外面來打獵。打獵的武器，雖然並不好，有些人還用着石箭；然而他們的手段，訓練得很高明。他們打不到動物，就要餓死，這樣的環境，叫大家成功很好的獵人。他們在泥濘的地裏，趕來趕去，每一次回到家裏，總帶回許多東西來。野獸肉是他們的食料，毛皮就可以做他們的衣服。有時候天氣晴朗，也到海邊去捉鯨魚。鯨魚油就用來點燈，這是他們頂好的燃料。在這六個月的白晝裏，人們應該努力獵取一切的東西；想到將來的飢餓，他們簡直不敢讓一分鐘浪費。

人們成功了簡單的機械。這樣的環境，叫他們沒有半分活氣。他們只知道怎樣度過艱難的日子，維持自己的生活。夏天是忙着漁獵，預備半年的糧食。冬天到了，又是漫漫的黑夜，只好躲在燈邊，做一點粗陋的手工。他們沒有高深的文明，環境叫他們進步得很慢。他們爲了要生活，就拚命的勞動；勞動的結果，勉強逃過飢餓的壓迫。他們終究是一代代的生存下去。

看呀，他們在冰天雪地裏，得到了自己的生活，過着艱難的日子。雖然不能說有大的發展，但是他們的精神，是值得讚美的。

全年都好像炎夏的熱帶。

赤道附近的非洲剛果河流域。森林裏的黑人，過着快樂的生活；然而這種快樂的生活，是可憐的。

太陽火傘似的罩着，濃烈的光線，照耀着碧綠的郊野。河水反映着金黃的光輝。

到處是密密的樹林，又高大又繁茂，幾乎要蓋滿整個的地面。黑色的土地，是非常肥沃的，各種綠色的植物，競爭似的在生長着。尤其是在連天的大雨之後，簡直成功了一片綠色的植物世界。人們在這樣偉大的綠色世界裏，真是顯得非常渺小的。

人們在河邊上居住起來，當作村落。他們造起粗陋的屋子，住在裏面。可是除開晚上之外，他們住在屋子裏的時候並不多。外面天氣這樣好，河邊上的樹林下面，多麼涼快。人們也不要愁飢餓，樹林裏有的，是各種果實，飢餓的時候，就可以去採來吃。好像高大的芭蕉樹，生長着成千成萬的香蕉，這樣又甜美又滋養的東西，當飯吃也還不錯。他們不必要怎樣的勞動，更不必擔心將來的事情。看呀，這一幅優美的圖畫，一年到頭，氣候都是這樣可愛，從來沒有冷酷的冬季，這是四季皆春的樂園。碧綠的樹林裏，花香鳥語，人們躺在樹蔭下的草茵上，呼吸着香甜的氣息。疲倦的時候，就在那裏沉沉的睡去，除開一些嗡嗡的小蟲兒以外，也沒有什麼事物來驚破他們的好夢。一覺醒來，精神有點糊塗，平靜的河水在旁邊，跳下去洗一個清涼的浴。飢餓了，樹

林中有的是果實，要吃肉可以獵幾隻小野獸，口渴了也可以掬一點水來解渴。熱帶是樂園，人們不需要怎樣的拚命勞動。

然而因為熱帶的環境，對於人們太好了，人們從來不必為生活擔心，就顯得非常的懶惰。他們何必要勞動呢？天氣是這樣暖和，他們用不到穿衣服。地土又這樣肥美，女人們在林裏的小茅屋旁邊，用木棒耕掘泥土，播下穀子去，不必怎樣的照顧，也會有很好的收成。天天這樣，年年這樣，誰要想到將來，誰便是痴子。就是在氣候方面，終年是沉沉的長夏，那是單調又單調的，叫人們忘掉活氣，只想打瞌睡，他們不必用什麼腦筋，來解決難題；因為在他們的生活上，除開吃飽睡覺以外，簡直沒有第三種事情呀！

就正面看起來，熱帶上的人們，是地球上頂幸福的。然而他們太幸福了，又沒有刺激和活動，他們過着糊塗的日子，「懶惰」這一個大毛病，使得他們全都成功了廢人。他們沒有什麼文化，也失掉了抵抗的力量，好像養在欄裏，等屠夫宰割的牲畜。

——這句話並沒有說得怎樣刻薄。當歐洲的兵士，達到赤道上的非洲以後，那裏可有幾個獨立國？他們做了歐美列強榨取的對象，樂園的生活，叫他們落後得變做奴才。自然這並不是永遠這樣的。當人們受穀了榨取的痛苦，接觸了外來的文化，生活的難題，來到人們的腦筋裏，要求解決，就到了覺醒的時候了。

寒冷的南北極附近，因為日子太艱難，人們一天天的工作，只爲了勉強的生活，所以進步得很慢。炎熱的赤道附近，因為日子太幸福了，人們不必擔心生活，只在沉沉的長夏裏，做着糊塗的夢，所以進步得也很慢。最適合人們的環境，就是兩極和赤道中間的溫帶。

溫帶的天氣，有春夏秋冬四季的變化，並不是怎樣單調的。那裏有寒冷，又有炎熱；但並不是怎樣的寒冷，也不是怎樣的炎熱。人們要維持生活，應該尋找好吃的東西，頂早的時候，人們不是打獵和畜牧，就得要耕種，不勞動也是要挨餓的。

春天來了，天氣慢慢的和暖起來，冰雪融解了，泥濘的地面上，現出新黃嫩綠的草芽來；天空又晴朗又清爽，叫人們看來，感到一股高興的活氣。人們知道已經到了努力的時候。農人整理着自己的耕具，預備出去耕地和播種，空曠的田園，好像在招呼着他；畜牧的老頭兒，也要從自己的欄廄裏，把關了好久的牛馬趕到外面去，讓它們嚼嚼新綠的嫩草芽。炎熱的夏天，雖然悶得叫人們要打瞌睡，但是沒有一個人能較真的瞌睡。夏天是生物頂繁盛的季節，人們只好勉強打起精神，拚命的勞動，得到他們生活上必需的東西；否則夏天過去了，從樹枝飄下黃葉來，報告蕭條的秋天已經開始，寒冬也就不遠。寒冷、飢餓……這些將來的恐怖，叫人們不敢不擔心。

真的，炎熱的夏天一過，涼爽的秋天就到了，人們的精神，更現得興奮一點。現在人們更不敢偷懶。一代代的經驗，告訴他們，秋天的背後，就跟着沉默的陰森的寒冷的冬天，如果再不努力，恐怕要來不及了。在事實上，農人們辛辛苦苦的春耕夏耘，秋天是忙着收穫的時候；牧人們在碧綠的草原裏過了一夏，現在正忙着割取成熟的

乾草，使得在雨雪紛飛的冬天，牛羊不會餓死。果然的，當人們的工作剛告完畢，冬天就悄悄的來了。北風帶來了嚴寒，呼呼地掃蕩着空空的田野，有時候還夾着雪片。白天又短，天空也陰暗得很，難得有幾個晴天。植物都已經黃落，小動物也難得出來，戶外去工作，簡直一點也沒有希望。幸虧人們早已預備過這個嚴酷的冬天，家裏貯藏着生活上必需的東西，並不必愁怕挨餓。正相反的，人們住在屋裏，可以利用這空閒的時候，做一點精巧的手工業。當然所做的東西，不必一定要有，就是在石板上雕刻幾幅有趣的圖畫，塗上有顏色的泥土，讓孩子們玩玩，也可以消遣這個無聊的時候。何況一年的忙碌，現在告了結束，理應休息休息，養養自己的精神。

夏天和冬天，對於人們並不嚴酷。因為人們需要調劑，免得生活一味的老樣子。寒來暑往，天氣不斷的變換，環境也不斷的變換。人們要生活，一定要適合環境。每天有每天的難題，叫人們不斷的用心思，不斷的勞動。所以天氣的變換，反而增加了人們的活氣。有忙碌的時候，也有閒空的時候，人們除開替自己的生活打算以外，也可

以做別的工作，不必長年爲着飢餓發愁。人們也有了儲蓄的念頭，將來的生活，目前應該趁早預備；這樣，人們的眼光，也看得非常遠大，決不會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」那樣了。

冬和夏，還帶給人們新鮮的希望。冬天的天氣是陰森而沒有活氣的；然而「寒冬來了，春天還會遠嗎？」人們的心裏，這樣的盼望着。夏天是悶熱的，然而人們想到天高氣爽的秋季，精神就振足十倍。一年又一年，一代又一代的，人們在無限的希望裏，度着各式各樣的日子，結果人們一天比一天進步了。

二 山嶺生活

在連綿的山嶺裏，到處有着人們居住。

山嶺本來全是岩石，絕對不會生長植物。但是因爲天氣冷熱的變換，和風雨的剝蝕，石頭碎了，山上另另落落的幾個地方，遮蓋着薄薄的泥土，植物就生長起來。冬天山上積着厚厚的冰雪，到了春天，冰雪融解了，小溪澗裏，平常是很淺的，現在充滿泥水，往低地上流過去。溪流過山谷，浸透了黑色的泥土，那裏纔是頂肥美的地方，因爲可以耕種。實在山嶺裏有許多地方，都可以耕種的，不一定在山谷裏，就是在山坡上，也有麥田和稻田開墾着。山嶺裏有的是樹林，人們伐取樹林，可以得到寶貴的木材。在山腳上，生長着茂盛的綠草，正是牛羊的好牧場。住在山嶺裏的人們，就這樣的生活着。

肥沃的山谷裏，居住的人們總比較多一點。他們在那裏耕種着自己的田地，用溪澗裏的水來灌溉，有的還在山腳上放牧牛羊。如果有幾十份人家，山谷裏就成功了一個小村落。但是人們的生活，雖然能敷衍過去。他們張開眼睛來一看，四面是重重疊疊的高山，有些山頂，幾乎連鳥也飛不過去。有人要到山谷外面去，那是很困難的，因為山嶺重重疊疊的遮蔽着。自然這並不是說山嶺不是絕對的走不過去。山嶺因為高高低低，跟着地勢的傾斜，自然而成功幾條「道」兒；又經過無數人腳和牲畜的踐踏，就成功了小「路」，山裏和山外，只靠這樣的一兩條小路交通着。（請注意「道」和「路」的分別：道並不就是路。道是因為地勢的關係，在上面行走，能設比較在別的地方容易些，所以道是天然的，沒有一定寬度的。至以路呢，却有一定寬度，或是幾尺，或是幾步。好像從門口到書架前，有的是道兒，並沒有路，人要走過去，一定要避去中間的阻礙。）這幾條小路，並不是好走的，翻山越嶺，這是多少困難。有許多山嶺裏的小路，甚至於只好走人，牲畜也不能設通過。山外的東西要運到裏

面，真是不容易。人們住在山谷裏，生活的東西既然不缺少，誰也不高興多走出去。有幾個老年的太太，也許在她們的一生裏，也不會看見過山外的世界呢。

山嶺裏交通不便，非但古代是這樣，就是到了現在，這個困難也沒有克服。現在的人們，利用了機器，要移山倒海也容易的，然而人們不願意把鐵路和公路造到山裏去。一來在山裏造路，工程浩大，花費的錢，要比在平地上造路增加幾倍。然而造了路，交通發達，能發賺錢，丟下很大的資本去也是情願的。偏偏山嶺裏人口不多，東幾家西幾家，難得有很大的村落，造了路沒有來往的人和運輸的貨物，誰也覺得不值得。因此有許多地方，一直到現在，仍舊被山嶺封鎖着，他們要一點外面的東西，真是艱難萬分。

人們住在深山裏，很難接受外界的風氣，改進自己的風俗習慣。漂亮的時裝，女人們都羨慕的，大家都要穿戴得時髦。在上海那樣的大都市裏，女人們今天愛穿杏黃的旗袍，明天就流行妃紅的西服。但是住在山嶺裏的人們，並不是這樣的。老祖母

穿着古老的服裝，長襖寬裙，套着繡花的鞋子，疎疎的白髮，還梳成丫髻。母親也是這樣，頂多是髮髻梳得高些和光滑些。十七八歲的女兒，她愛漂亮，她要打扮得齊整，可是她不知道怎樣叫做時髦。她不知道外面大都市裏的時裝；就是穿着時裝的摩登姑娘，偶然到山裏來，她也看不慣，只覺得觸目。女兒雖然愛漂亮，只好仍舊穿着和老祖母一樣的衣服；襖子又寬又長，裙幅拖着腳背。不過衣裙的顏色鮮豔一些，至多在翠綠的鞋上，繡上幾朵大紅的花吧了。也許女兒有了機會，到山外大都市裏去了一趟，看見自己土頭土腦的樣子，覺得難爲情。都市裏的姑娘，頭髮截短和燙卷，自己却拖着油光光的髮辮，如果女兒是有勇氣，她也會剪掉髮辮，把頭髮燙成波浪式，回到家裏。母親就要說她，鄰家也要拿她當取笑的資料，害得女兒只好再把髮辮留起來。因此古老的風俗習慣，在山嶺的人們，很長久的保存着。這不是說山嶺的人們，沒有進步，他們因爲難得和外面接觸，總是趕不上外面。一年一年的過去，他們的行動，也顯得緩慢了。人們只知道依照古老的樣式；保守的性格，牢牢的黏在人們心上。

上面說起這個改革的女兒，有鄰家取笑她。但是住在山嶺裏的人家，難得有多少鄰人的。除開在廣大的谷裏，因為土地肥美，纔能穀養活更多的人，成功一個小村落。平常總是三家五家，另另落落的住在各個地方。重重疊疊的山嶺，阻礙了人們的往來；就是要到親戚人家去望望，也得走上一天半夜。在平地上的人們，大家可以互相幫助，山嶺裏却不成功。人們是孤立的。但是這個孤立，並不是像魯濱孫在荒島上一樣。魯濱孫在荒島上，幸虧得到破船上淌來的東西，纔一個人維持了許多年的生活。人不能絕對離開了社會獨立。山嶺裏的人們，他們所缺少的東西，也要外面運進來，否則他們活不下去。可是因為交通不便，來往很費力量，人們中間的關係，就比較疎淡得許多。團結兩個字，是不大聽得到的。

人們關閉在深山裏，和外面的關係，既然很少，在自己中間，也沒有什麼活動，性格變得沉默起來。長長的歲月，慢慢的過去，他們覺得疲倦了。尤其是在冬季。耕種的工作，已經告了一段落，大雪和堅冰，封鎖了山裏的小路，就是要出去也不能。人們

都躲在屋裏。屋裏生着很旺的火爐，燒着松枝，發出一股清香來。一家人圍着爐火，總想做一點精巧的工作，用來消磨時間。坐在屋裏，自然不能做粗重的東西，他們用不到機器，全靠自己的雙手來工作。因為時間太多，他們用不到拚命的加緊製造，只要慢慢的細琢細磨。因此他們製造的東西，雖然不多，却是又精美又考究的。在這樣細巧的工作裏，他們的手藝訓練得進步了，這是外面的工人及不到的。雖然外面的大都市裏，已經在用機器生產，東西又便宜又好看，手工業一天天在衰落。可是在精巧這一點上，究竟及不來時間太多的山裏人。

住在山嶺裏的人們，和外面的社會，關係很少；他們自己中間，也是孤獨很少來往的。在人類的歷史上，他們所佔據的地位很小，這裏用不到費許多篇幅來敘述他們。就是現在的山國，像阿爾卑斯山裏的瑞士，安達斯山裏的南美幾個小國家，她們在現今的新聞紙上，也是沒有多少篇幅的。還是讓我們來講別的東西吧。

三 人類的血脈

河流是人類社會的血脈。

河流是產生人類文明的母親。

好幾千年以前，也許一萬年以前，一直到現在，從非洲中部高山裏發源的尼羅河，每年在一個時期裏，總要泛濫一次，發生很大的洪水。大概是春天末了的時候，尼羅河漲水了，滾滾的濁浪，像瀑布一樣的湧出來，向北面流去。河水流來得太急了，尼羅河的水面漲得很高，實在容納不下去。於是滔滔的波浪，泛濫到兩岸來，兩邊的土地，現在完全浸在水裏。住在兩岸的埃及人，看見黃色的波浪，吞沒了草地，吞沒了他們住的地方，也許還捲去了幾個人，大家都驚怕得叫喊起來：「哎喲！尼羅河泛濫了，洪水來了，洪水是一隻殘忍的野獸，它要不留情地吞沒我們的一切，讓我們快點逃

命吧！泛濫的洪水，向他們腳邊捲來，他們只好向後逃走。也許有幾座小山邱在旁邊，他們好容易跑到上面，纔從洪水的嘴裏，救出了這一批驚慌的埃及人。他們望望下面，青翠的原野，已經遮蓋在黃濁的河水下面，波浪在一高一低的洶湧。從前的一切，現在都沒有了，想着將來的日子難過，個個人的心裏都在發愁。雖然到了以後，尼羅河的洪水，好像有信用的燕子一樣，每年總要來一次的，人們不會再害怕。但是在很早的從前，埃及人把洪水當作凶神和野獸。

沒有多少時候，尼羅河的水不漲了，泛濫在地面上的洪水，慢慢的都已經流到北面的海裏去，碧綠的水面，仍舊和從前一樣的平靜。埃及人看見洪水走遠了，大家捏着一把汗，從高地上走下來。看看他們水退了的故鄉。洪水退了，這匹貪心的野獸，已經吞吃了他們的東西，現在留在兩岸地上的，是一片黑色的泥土，還非常潮溼。但是光明的太陽照耀着，地上也漸漸的乾起來，人們仍舊可以居住，也仍舊可以做自己的生活了。

埃及人就發現尼羅河的洪水，不是貪心的野獸，却是一位好心腸的神明。洪水帶來的黑土，是非常肥美的，在那泛濫過的兩岸上，植物生長得十分茂盛。那裏麥子的收穫，要比別的地方，好上幾倍。埃及這一塊地方，兩邊都是乾燥的沙漠，難得有水汽帶進來，一年到頭，簡直不會下幾次雨。如果沒有尼羅河，全個的埃及，也許都要變作沙漠，那裏養不活幾個人。謝謝尼羅河的泛濫，把兩岸蓋上肥沃的黑土，使得那裏可以住人。人們發見在那裏種植麥子，農業開始了。農業是要在一塊固定的土地上努力，不能像畜牧一樣的搬來搬去。埃及人很早就定居在尼羅河的兩岸，在那裏耕種他們的田地。人們越集越多了，社會就發達起來，也有了很小的組織。人和人互相來往，互相幫助，力量就顯得偉大了。

再說埃及人在尼羅河的旁邊，耕種他們的田園，土地雖然肥美，可是缺少雨水。沒有水來灌溉，植物簡直不能發生長。雖然尼羅河就在旁邊，河岸是這樣高峻，要取水很困難。就是屛了一桶兩桶的水，要挑到附近的田裏去，也是太費力了。偶然的發

現和迫切的需要，使得埃及人聰明起來。尼羅河不會泛濫之前，人們就在兩岸鬆軟的地上，掘了許多大坑，好像小池塘一樣。等到尼羅河的洪水發了，洪水泛濫到兩岸來，不單在地上蓋了肥沃的泥土，又在坑裏灌滿了水。泛濫的洪水退了，坑裏的水不會退去，埃及人就利用這些水來灌溉他們的田地。頂早的灌溉工作，仍舊是很費力的。人們在水坑旁邊，用木頭搭起很高的架子，把長繩吊着桶，放到水坑裏去汲水。打滿了一桶水，拉起吊桶來，回身灌到田裏去，田裏有了這樣的水灌溉，就不會乾旱了。然後人們變得更聰明些。他們知道水是會流動的，用不到自己來多費力量。他們就在水坑旁邊，開掘了許多溝，讓坑裏的水，經過溝流到田園裏。尼羅河旁邊的水溝，在好幾千年以前，已經密得像蛛網一樣。人們還好好的保護這些水溝，使得他們的田裏，一年到頭，不斷的有水灌溉着。古時候埃及人的灌溉工程，叫現在的人們看起來，也是我非常佩服的。生產的法子改良了，麥子的收穫增加了，埃及人的文化，一天比一天進步。

許多年代過去，老年的埃及人，發見尼羅河的泛濫，每年不先不後，總在一定的時候。換一句話來說：這一次尼羅河的泛濫，到下一次的泛濫，相隔的時間，和上一次是一樣的。老年人把這寶貴的發現告訴大家。人們一看果然不錯。再從觀察星月和太陽的結果，人們有了年月日的觀念。靠了尼羅河，人們有了完備的日曆，從此對於尼羅河泛濫的時間，也很容易預先知道了。日曆在農業上面，更有很大的幫助，農業就愈加發達起來。尼羅河旁邊的人類社會，顯得十分的繁盛了。

同時在尼羅河旁邊生出的學問，還有一種叫作幾何學。幾何學的原文，就是「量地」的意思。(geometry, geo 的意思是地，metry 的意思就是量。)原來在尼羅河旁邊的人類社會裏，已經組織了小國家，國王要征收人民的田租，田地面積的大小，是應該知道的。尼羅河每一次泛濫之後，總是要把田地的疆界淹沒，連面積都不知道。水退了，一定要把田地重新量過一遍，免得人民爭執，國王要收田租，也有了根據。每一年國王派遣許多人出去，丈量田地，這就成功了一種學問。後來的幾何學，

就是這樣起頭的。

偉大的尼羅河，它是埃及文明的母親。它給了埃及人肥沃的土地，豐富的水源，還賜給埃及人無限的聰明。直到現在，尼羅河還是埃及國裏的大血脈。

人類社會頂早的進步，就是在尼羅河的兩岸，而且大半是尼羅河的功勞。但是在幾千年之前，頂早的人類社會，並不單是在尼羅河旁邊。像尼羅河一樣的河流，世界上尋不出第二條，所以世界上也沒有第二個埃及國。但是世界上頂早的文明古國，却有四個。除開埃及以外，還有巴比倫、中國和印度。這四個國家，在很早的從前，都和河流有分不開的關係。先說巴比倫。巴比倫所在的地方，叫做美索不達米亞。那裏有兩條河，一條是尤發拉底河，一條是底格里斯河。兩條河發源在兩個地方，却在同一的口子裏，流到海邊。在這兩條河的兩旁，是低溼的平原，也是非常肥美。至於印度，那裏文明的恩賜，應該感謝恆河。恆河的旁邊，養活了許多的人口，那裏是古印度的

花園。說到中國，頂早的時候，自然叫我們不能忘記黃河。黃河流域的地方，是中國的搖籃。有許多民族，爲了搶劫這一個舒服的搖籃，和中國人打過好多次的仗，結果仍舊同化在中華民族裏。黃河真是偉大呀！

人類社會的進步，是跟着人類生產的法子決定的。人們定住在一個地方，努力農業，生產增加，不必愁怕飢餓，自然文化也發達起來。大河的下流，是耕種頂好的地方。河水是流動的，它要流到海裏。它從發源的所在，一直流下來，要經過許多地方，有的是高山，有的是平原，還有許多支流，也併到這一條河裏。流動的河水，裏面挾帶的泥沙，那是很多的。行行重行行，河水帶着泥沙，往海流去。流到離海不遠的地方，速度慢下去了，泥沙便停積起來。越積越多，成功了三角洲。這些停積下來的泥土，是很肥沃的。人們偶然到了那裏，發現了這樣的好所在，自然要開墾起來，種植穀子。而且河流就在旁邊，要水灌溉，也不生問題。農業發生了，人口越聚越多，就發生了進步的人類社會——爲什麼大河的下流，總是人類社會頂早的花園？用這樣的理由，就可以

來解釋了。

人們住在河流的旁邊，在頂早的時候，河流阻擋了人們的來往。但是沒有多少時候，人們就發見河流的性情，是非常和藹的。河面在平常的時候，總是十分平靜，碧綠的水面，難得洶湧出排山倒海的波浪來。人們想到河面上去。人們看見有些東西，掉在河裏，會穩定地浮在水面上，像蘆葦、樹枝，還能殼跟着流水，慢慢的淌到下流去。有人想，如果這些東西大一點，不是可以在水面上載得起人嗎？於是人們利用不同的材料，造成功各種船隻。岸邊高大的蘆葦，是頂便當的東西。人們把蘆葦拔下來，一株株的編在一起，做成功筏子，雖然不能殼載重行遠，然而載了一兩個人橫渡河面，到對岸去，總是可以的。在頂早的時候，住在尼羅河兩岸地方的埃及人，要互相往來，他們都是靠這個蘆葦筏子渡河的。

也有幾個地方，河邊缺少蘆葦和樹木，人們就發明了皮船，用牲畜的皮做成的，

這比葦筏還要平穩。然而頂普遍的船，却是獨木舟。人們砍下一株樹，將樹幹推到河裏去浮着，人騎在樹幹上面，再找一根棒划着水，就可以在河裏來往。慢慢的有人發現，如果把樹幹的中心燒空了，人坐在裏面，比較要舒服，所載的重量，也要增加許多。於是這樣的獨木舟，幫助了人們在水面上來往。然後生產的工具，一天天的進步，獨木舟已經顯得非常笨拙，人們開始用木頭造船，造得非常良好。使得船前進的東西，也慢慢的發明起來。槳、櫓、篙子，這些已經完備了。人們還要利用風力。在船上高高的張起一面布帆，風吹着帆，船就很快的前進，人坐在船裏，可以不必費力量了，這比在陸路走還要快速和舒服。因為船的發明，從此河流不再是阻擋人們來往的東西，相反的河流成功人們交通的要道了。

本來住在河邊的人們，因為大家在一塊土地上耕種，需要互相幫助，關係是很密切的。現在河流成功交通的要道，來往更顯得便利，關係更比較從前深切起來。一家人家，一個小社會，他們不是孤立的了，他們可以靠着河流，和別的人們聯絡。人們

種田收穫的穀子，也許很多，自己吃不完，可以用船載到別的地方去賣。（自然這個「賣」字，不是專指「賣」錢，也許那時候還沒有錢幣。）別的地方出產的東西，如果這裏缺少，也可以用船載過來。互相交換的結果，更增加了人們的團結，人們的文化，也就一天比一天進步。

河流是人類社會的血脈，現在這句話是不錯的。因為河流的交通，人們的眼光變得遠大起來，他們不再在一個小範圍裏活動了。河水流到的地方，大抵總是人們脚步踏得到的地方，疆域一天天的擴張開來，又因為別的原因，組織成功一個偉大的國家。

且慢說國家，就是現在的大都市，沒有一個不是和河流發生關係的。要造成一大都市，應該有許多條件，但是河流是主要的一個。我們只要看歐洲的幾個大都市，如果手邊有一本世界地圖，不妨隨便翻查一下。在倫敦的旁邊，有着泰晤士河。在巴黎，河流就更多了；巴黎生成的是河流交通的中心，什麼塞因河、瓦茲河、瑪倫河、塞

河，許多大大小小的河流，都會合在巴黎的附近。還有像柏林、華沙……等，也都是河流的中心。就是不要說得太遠，讓我們來看看上海吧。

上海有着四五百萬人口，如今是中國頂大的都市，在全世界的大都市裏，上海也可以坐上最前面的幾把椅子。她是中國頂美麗的一顆寶石，也是中國身上頂危險的一個毒瘡。在她的近旁，有一條大河流，就是全中國的大血脈長江，還有兩條小支流，是黃浦江和蘇州河。不錯，長江是全中國的大血脈。從海外來的貨物，先運到上海，再運到長江裏，分佈到中國中部的各個地方去；好像人身上的血液，從心房裏發出來，經過總血管，流遍全個身體一樣。中國中部的物資，也靠了長江，百川歸宗似的，流到了上海，再去尋它們的目的地。跟着長江的水，流到上海來的，還有中國人民的金錢。從前帝國主義者的經濟侵略，通過長江，一直到了全個中國的中部；中部中國人民的血，一滴一點的，被他們壓榨出來，經過這根吸血管，到了上海。上海多半是靠了這一些血汗，纔培養成功今天的繁榮。如果沒有這一條偉大的長江，接通這樣廣

闊的中國中部，上海決不會有今天的。

關於河流的話，說到這裏，已經覺得彀了，現在讓我們告一個總結束，把河流來描寫一下：

偉大的河流，河流是人類社會的血脈。

河流從高山上面發源，彎彎曲曲，經過廣大的平原，流到海洋裏去。平原經過它的滋潤，顯得潮溼和肥沃了。在河流的旁邊，縱橫着灌溉的溝渠。到處是青翠的田園，那樣茂盛的情形，正好像人們蓬勃的精神。在河流交錯和入海的地方，人們聚集得更多。一個一個大大小小的城市村鎮，點綴在河水旁的碧綠田野中間，人們在靠着河流生活着。

在河流的中間，有着各樣各式的船在來往着。人力划的小船，張着白翅一樣的帆船，吐着黑煙的輪船，它們的速度和大小，也許是兩樣的，但是它們却把人們所需

要的東西，互相來往運送。河流把人們中間的關係，連結得更密切了。

河裏的水，前浪催後浪，不斷的向海流去。人們的生活，也不斷的向前流去。流去了舊的；流來了新的。感謝河流的貢獻！

四 草原裏的騎士

住在亞細亞洲中部草原裏的人們。

人們立在郊野裏，四面望望，廣大的地面，好像是沒有盡頭的，一片淡灰色的地土，蓋着短短的青草，一直接到天邊。沒有山嶺，山在遠遠的天外，也許在晴明的時候，才可以望見一痕山脈起伏。沒有海洋，海洋也許還在青山的外面，人們連夢裏都不會想到它們的。河流是少得很，難得有一兩條又淺又狹的河流，像死蛇一樣，躺在廣大的郊野裏。人們看着這樣的景色，自然而然的唱着下面的歌：

「敕勒川，

陰山下，

天似穹廬。

籠覆四野。

天蒼蒼，

野茫茫，

風吹草低見牛羊」

人們離不開牛羊，他們的生活，全靠牲畜來維持。那裏離開海洋很遠，水汽是吹不進來的。自然下雨的時候很少，光明的太陽，總是照晒着。淡灰色的地上，實在並不肥沃，而且缺少水份，不能叢生長植物。人們永遠不想來開墾這一片又乾燥又荒涼的地方，當作田園，來種植五穀，因為稻和麥子，都沒有長成的希望。自然更沒有蒼翠的森林。點綴在地面上的，是一片片青青的短草。人們就餵養牲口。把牛馬放在草原上，讓它們自己尋青草吃，尋泉水喝。人們吃喝的就是牛乳、羊肉，穿的也是皮衣。

人們都是很勇敢的。氣候的鍛鍊，已經使得他們的身體，十分能叢吃苦。在白天裏，太陽高高的照晒着，天空中萬里無雲，地面上又沒有樹林和河流，氣候是非常的

炎熱，烘炙得人們不能殼忍受。然而人們終究忍受過了。太陽下去了，接着是黑夜，光明和炎熱，都已經消失了。人們方才從炎熱的烘炙下，喘過一口氣來，現在嚴酷的寒冷，又叫人們受苦。夜裏真寒冷，站到外面的草地上去，簡直要凍得發抖。人們躲在帳幕裏，蓋着重裘，等待天明。然而太陽出了，又是難堪的炎熱。白天，黑夜，酷熱的夏天，嚴冷的冬天，都輪流的磨折着人們。天氣從來不肯變得溫和些。明媚的春光，高爽的秋色，在這樣的草原裏，是沒有份兒的。但是經過這樣的磨折，人們的身體，變作能殼吃苦了，人們的精神，也變得非常勇敢和剛強了。

一天到晚，人們趕着牛羊，站在外面的草原上。牲口是人們頂好的伴侶。高興的時候，騎着高頭駿馬，在草原上馳騁一會。這樣廣大的草原，是頂好的跑馬場。不管是女人，是十多歲的孩子，他們都會騎馬。每一個人，都是勇敢的騎士。嚴酷的天氣，已經磨鍊得人們的身體，非常能殼吃苦；游牧生活的環境，又叫人們變得非常勇敢。在這樣廣闊的草原上，沒有高山，沒有大水，沒有樹林，四面都沒有阻擋。無論什麼敵人，都

可以打到這個地方；如果人們不能殼用極大的勇氣，來保衛自己，簡直是不能殼生存下去的。也許草原裏有凶猛的野獸，來吞噬他們的牛羊；也許有成隊的敵人，來搶劫他們的牛羊，佔據他們的土地。人們既然不能殼堅守，只好拚命的抵抗，大家在一起，和敵人拚一個你死我活。每天每時，沒有一個人不在預備打仗。但是打起仗來，在那樣廣闊的草原上，如果只有一個人或者一家人來抵抗，那一定要被敵人包圍，完全殲滅的。人們自然互相聯合，大家站立在一條戰線上。他們的組織很嚴密，性格勇敢，身體強健，又肯服從領袖的指揮，所以在打仗的時候，是一支百戰百勝的兵士；在平常的時候，却是草地上沉默的牧羊兒。

許多人們，趕着一大羣牲口，在草地上放牧；牲口的數目，要比人的數目多好幾倍。人們的屋子，其實就是帳幕，可以搬來搬去；今天住在這裏，或者明天就住到那邊去，他們所有的東西，都很簡單，生活上少不得的，就是牲口。人們趕着牲口，到了一個地方，滿地是青草，旁邊還有水流，這是一個好地方，大家就定住下來。在水流的旁邊，

立刻搭起了幾十個或者幾百個的帳幕，好像成功了一個小村落，人們就住在那裏。白色的牛馬，一點一點的，散滿在青青的大草原上，各自在低頭嚼草。這裏的草原雖然是很廣大，然而經不起這許多牲口來吃，不到幾個月，草就吃得乾乾淨淨，只剩下淡灰色的地土。有時候機會不好，這一羣勇敢的人們，剛來到一處有水有草的地方，預備放牧他們的牲口。忽然乾燥的狂風捲過來，帶着沙漠中的沙土。不上幾時，這樣優美的草原，在燥風和沙陣的攻擊下，就完全消滅。於是水草一完，飢餓的恐怖，就來到人們的心上。如果人們再住在老地方，只有等死。唯一的法子，就是離開這裏。大家就約齊了，拔起帳幕，收拾好簡單的行李，趕着牲口；沒有一個人再捨不下這一塊地方。大家默默地向前進行。

人們慢慢的向前進行。好在這一片廣大的土地上，衰草連天，好像是沒有邊際的，四面八方，都能殼走得通。他們帶着牲口，沿路進行，尋找頂適合的地方。也許偶然碰到一處水草豐美的所在，可以供給他們這一大批的人畜，就定住下來，等到枯竭

的時候，再丟下了向前走。如果碰到好地方，但是已經有別一族的人們，住在那裏，他們就老實不客氣，騎上駿馬，拔出刀鎗，預備用武力來搶這一個地方。可是另一族的人，也都是遊牧的戰士，他們怎肯退讓。於是殘酷的戰爭發生了。草原上煙塵飛捲，怒嘶的馬兒，在東西奔馳，蹄聲裏夾着衝殺聲和叫喊聲。戰爭的結果，總有一方面吃敗仗的；打敗的那一族人，只好退出來另尋活路；讓得勝的那批人們，耀武揚威的，住在那塊水草豐美的地方。然而他們也不能殼住得長久，等到水草完了，他們又要搬家。

當人們正在收拾行李，趕着牲口，前去尋他們的活路。也許有做小生意的商人，告訴這一批遊牧的人們，說在草原的東方，有着一片很肥美的土地；那裏靠着大河，水草既然不缺少，人們靠着種田過日子，非常富饒，有着穀子和另外的許多東西，還有熱鬧的大城市，真像天堂一樣。遊牧的人們聽了這一番話，一股高興，大家磨拳擦掌，預備到那裏去。他們有着堅苦卓絕的精神，橫渡過茫茫的草原，頭也不回的，向着肥美的東方進行。結果人們逃到那裏了。果然在大河邊上，有着碧綠的田野，繁華的

城市，一切他們需要的東西，正好像在舉手歡迎。他們就動手來攻擊、搶掠、佔據。自然住在大河旁邊的農業民族，也不是沒有防備的；他們雖然不像遊牧民族的那樣剛強和勇敢，然而他們的文化程度比較高，他們的人比較多，而且有堅固的防備。也許遊牧民族吃了敗仗，被農業民族打退了。他們並不能忘情這一塊可以享福的地方，他們養精蓄銳，還要第二次第三次攻擊。

如果遊牧民族得到勝利，本來住在那裏的人們，不會被殺死的，就只好做奴才。原來的田園，成功了牛馬的牧場；城市燒掉了，文化破壞了。得勝的人們，自己也建立了國家，來統轄新征服的民族。但是這些野蠻的遊牧民族，他們配建立什麼國家？與其說他們是建立，還不如說他們是推翻；與其說是創造，還不如說是毀滅。遊牧民族所要的是水草，他們不要什麼文化。所以有許多文明古國，防禦疏忽，被遊牧民族打了進來。他們燦爛的文化，立刻給遊牧民族的馬蹄踏平，國家的情形，或者要倒退幾百年。

但是野蠻的遊牧民族，雖然打下了這一片土地肥美的地方，自己做了主人翁，可是不能殼長久的一直這樣。人們本來在草原上，受着狂風烈日的磨鍊，才變得強壯勇敢，他們爲了要生存，不得不拚命的打仗。現在他們到了這樣好的地方，生活不用發愁，還有被征服的奴才，來流着血汗，供養他們。人們不再需要騎馬打仗，也不必怎樣的勞動，只知道享福。慢慢的，那些剛強勇敢的性格，一天天的消失了。草原上的遊牧生活，那些英雄的浪漫的故事，現在連夢也不會再做到。人們看見城市的生活，比在草原裏舒服；又看見原來地方的文化，比他們自己的高。於是在不知不覺的中間，模彷彿起來，也定住在這一個地方，靠農業的生產過日子。時候長久了，人們和原來的本地人一樣，簡直分不出來。所以起頭他們用武力征服定住的農業民族，結果因爲自己的文化低，反而被對方同化了。

遊牧民族爲了生活，要尋水草豐滿的地方，去打農業民族，這樣的事情，真是多

得很。前半部的世界歷史，大半是記載這些故事。

讓我們來看中國的西北方，和中亞細亞的大草原很接近，那裏住着許多遊牧民族；他們爲了要尋水草豐美的地方，不斷的向四面移動出去。攻打、搶掠、毀滅，這些工作，是草原裏騎士們的拿手好戲。平寧的田園，繁華的城市，在他們的馬蹄下，都被踏得稀爛。

頂早想來搶黃河流域的，就是西北草原裏匈奴民族。他們來一次，中國總要大大的倒楣一次。匈奴民族的勇敢，中國人實在抵擋不下。而且他們騎着駿馬，今天攻打東面，明天攻打西面，叫那時候的中國人，沒有法子來防備。中國人特地在北方，造了一條萬里長城，保衛美麗的黃河流域，好像花園外面的圍牆，不讓匈奴闖進來。但是一條萬里長城，究竟不能毀打消匈奴南下的念頭；中國的疆界上，也就永遠沒有太平的日子。後來中國人聰明了，知道消極的阻擋，並不能毀根本解決。就一方面讓他們進來，定住在黃河流域，和中國人同化。一方面調了幾十萬大兵，索性反守爲攻。

打到西北草原裏他們的老家去。這一個法子果然很好，因為中國兵的力量太大，匈奴民族立腳不住，只好丟開這片草原，趕着牲口，帶着東西，向遠遠的西北方退讓過去。這樣一來，中國的邊疆上，果然平靜了，却把禍根送給別人。原來在遠遠的西北方草原裏，住着另一種遊牧民族。匈奴一路退過來，實力並不會喪失；他們老實不客氣，就用武力佔據這個地方，壓迫別一種遊牧民族退到西面去。西面就是歐洲。大家一步逼緊一步，就到了歐洲的中部。於是野蠻民族大鬧歐洲的全武行，就開始了，結果害得那時候的西羅馬帝國，壽終正寢！

但是中國並不會真正的平靜。留在黃河流域的遊牧民族，既然不肯好好的安分；西北草原裏又有新的遊牧民族，一步步的踏到南邊來。裏應外合，這一片美麗的黃河流域，終究成功了荒涼的牧場，隨這批騎士們去耀武揚威，中國人只好向南退，退到潮溼的長江流域去。這批騎士們鬧了幾百年，性格軟弱起來，又接受了中國原來的文明，才和中國人同化。黃河流域仍舊是中國人的地方，一個統一的國家，才建

立起來。但是草原裏的草，是「野火燒不盡，春風吹又生」的，西北草原裏，又來了新的遊牧民族，想到東南來，中國人實在有點應接不暇了。

其中頂厲害的一次，就是蒙古人的侵略。蒙古人，其實就是中華民族裏的一部份，他們住在中國西北方的草原裏，都是勇敢的騎士。他們爲了要生活，不得不四面八方的去打攻。那時候蒙古族裏出了一位有力量的領袖，叫作成吉思汗。成吉思汗能穀利用部下的勇敢，而且能穀統率他們，所以造成了偉大的事業，幾乎把人類的歷史都改變了。起先成吉思汗領了草原裏的騎士，浩浩蕩蕩的往西方進發；一切大大小小的國家，都拜倒在他們的馬蹄之下。雖然成吉思汗太勇敢了，每一次打仗，自己總騎着駿馬衝頭陣，不幸受傷病死。然而蒙古騎士的勇氣，並不因此消失。俄羅斯、全個中亞細亞、土耳其、美索不達米亞，都被他們所蹂躪。他們又知道西方的歐洲，有着肥美的土地，繁華的城市，從前的遊牧民族，都會到那裏去過。那時候蒙古騎士百戰百勝，索性一鼓作氣，衝到了歐洲。他們衝到了歐洲的中部，在多腦河岸邊的平原

上，炫耀他們的兵威。歐洲各國，聯合起來，調聚了大兵來抗拒，結果被蒙古騎士打得落花流水。歐洲的人民，看見這一批扁鼻子黃面孔的騎士，竟然這樣厲害，毀滅、搶劫、殘殺，是他們的家常便飯，誰也抵擋不住。大家害怕的不得了。他們把蒙古民族的侵略，叫做「黃禍」，只有投降的份兒。幸虧蒙古民族的內部，發生了裂痕，他們才不會繼續打過去，否則也許要把歐洲的情形完全改變一下了。

蒙古的騎士向南面下來，中國的宋朝，也抵抗不住，就毀滅在他們的手裏。於是橫跨歐亞兩洲的蒙古大帝國，建立起來了，在中國的歷史上，把這個蒙古大帝國，叫做元朝。因為蒙古大帝國的統一，歐亞兩洲的交通，在水和陸方面，都非常發達；中國的手工業和商業，都有了活氣。可惜蒙古民族征服了一個地方，就定住下來，他們只知道毀滅，不知道創造；看見別人的文明程度高，就採用了他們的文化。他們的勇氣消失了，結果不是被趕出來，就是被同化。一個空前的大帝國，不上幾百年，土崩瓦解，一點成績也不曾留剩下來。只有存人類的歷史上，記載着他們過去的英雄事蹟，當

作唯一的紀念。

好多年以來，亞細亞中部草原裏的遊牧民族，成功了擾亂人類平靜的主力。無論在亞洲，在歐洲，在中國，在羅馬，他們都受過遊牧民族的影響。人們雖然用盡了各種方法，或者防禦，或者反攻，都不能殺根本來滅掉這個擾亂。直到人們發見了海洋，改良了生產和交通的工具，人類的歷史，才轉到了第二頁。但是根本的問題，一直到了離開現在不久以前，方始露出解決的曙光來。在那樣乾燥的草原裏，除了草類，許多植物，都不能發生長。很少的地方，能穀開墾作田園，比較大的都市，自然不會興起來。除開畜牧之外，農業、工業、商業，全沒有發達的希望。水草有完竭的時候，人口却在增多；荒涼的草原上，不能穀養活他們，他們那得不向外求發展呢？

但是荒涼的草原裏，並不是土地瘠薄，頂重要的原因，還是水份缺少。水汽吹不進來，天又難得下雨，又沒有灌溉的河流；因此使得廣大的郊野，成功半沙漠的地帶。

可是長久的經驗，叫現在的人們聰明了。現在的人們，力量非常偉大，用了機器來灌溉，能穀把沙漠變作青翠的田園。如果人們把用在戰爭上的精力和金錢，省出一份，來計劃灌溉草原。我們可以明白將來的結果：從前衰草連天的草原，都變作茂盛的田園。有些地方，還是青翠的牧場；有些地方，全是一片成熟的金黃色的麥田。繁華的近代都市，在荒涼的草原裏，也開始建立起來，也許還有規模很大的工廠在那裏。鐵道、公路、航空，成功人們交通的動脈。偉大的灌溉工程，是那裏的生命線；乾燥的狂風，不再是草原裏人們的威脅了。

人們也忘記了這曾經是乾燥的草原；更忘記了多少遊牧的騎士，曾經從這裏出發，去做毀滅的工作。

但願這樣的時候到來！

五 到海洋外面去發財

人們對於浩大無邊的海洋，起初存着恐怖的心理；但是經過了長久的時候，海洋成功人們頂密切的朋友。

人們應該感謝海洋；因為海洋給人們的好處太多了。

在很早的時候，人們就住在海洋附近的原野裏。那裏的天氣很好，並不太乾燥。溫和的海風，常常帶着水汽，吹到平原裏來。如果沒有高山阻擋，水汽就化作雨降落起來，灌溉平原上面的田園，使得植物發達。海洋附近地方的氣候，也並沒有怎樣的酷熱和嚴寒。秋季和夏季，白天和黑夜，中間相差的溫度，並不怎樣多，但也不是沒有上下的。如果有溫暖的洋流經過，就是在冬天，也比較同樣的地方溫和。

茫茫的海洋，看過去是沒有邊際的。頂早的人們，雖然能製造了船隻，或者渡過河去，或者在河裏航行。但是能製造服河流的小木船，未必能駛到海裏去。人們對於海洋的情形，一點也莫明其妙。望過去是白茫茫的一片，天接着水，水接連天，也許海洋那邊就是大地的盡頭。如果真有人鼓着勇氣，航海一直過去，他還能駛再回來嗎？誰情願拿身家性命來打賭，去做這種沒有希望的冒險工作呢？何況住在海洋邊上的人們，早已認識它的性格了。它在平常的時候，果然平寧的一片，非常安靜；但是在海洋發起脾氣來的時候，烏雲遮沒了光明的太陽，天空陰沉沉的；像山峯一樣的大波浪，在捲來捲去，風在呼嘯着，水在洶湧着，好像整個的大地，也在被衝蕩得動搖了。狂風捲着怒潮，撲上岸邊，突然之間，帶去了一切東西，這情形是怎樣的恐怖！人們的小船，到了這樣白浪如山的海洋裏，一定要被它吞沒的。那時候海洋裏一定沒有人航行。因此海洋成功人們防禦外寇的頂好的壁壘。

經過長久的時候，人們和海，慢慢的熟習起來了。人們也能製造了大船，在海裏

航行。他們知道在海的外面，並不就是地的盡頭；也許還有肥美的地方，和繁華的城市。海上生活，使得人們成功勇敢的水手，巨大的風浪，也不能毀再叫他們害怕。人們把海洋當作交通的要道。因為在陸地上來往和搬運貨物，要費掉許多力量。然而水面是平滑的，可以不必費怎樣的大力量。而且海洋面上，各到各處都有路，如果人們高興，隨他們可以到那裏去。從此海變了人們的朋友。交通密切了，商業就繁盛起來了，勇敢的水手，就成功精明的商人。古代的腓尼基，就是靠海上商務來建立的國家。

但是對於海的熟識，並不就是對於洋的熟識。海和洋是兩樣的。海不過是洋的一個小部份，離開陸地很近的，才叫做海。古代那些航海的商人，他們做生意的範圍，也只是大陸附近的小海，或者四面圍着陸地的地中海。無論船隻在那裏，雖然四望茫茫，但是一直航過去，總可以靠近陸地的。至於說到大洋，就是老練的水手，也不敢去嘗試，大家只好望洋興嘆。可是機會來了，海洋的發見，促進了人類社會的大進步。

在地圖上看起來，歐洲是從亞洲分出來的大半島。它的三面，都圍繞着海洋，南面的地中海，久已成功商業的要道，因為四面都是陸地；人們在地中海裏航行，不會有汪洋莫測的恐怖；北面是北冰洋，白皚皚的冰雪，遮蓋了大陸，也遮蓋了海洋，那裏生物也很少，人們自然不情願過去。在歐洲的西面，是大西洋，望過去茫茫一片；黃昏時候的太陽，就在那水天相接的地方，沉到水平線下面去。人們相信，那裏是沒有邊際的，沒有一個水手，敢一直向西航行。雖然在很早的時候，住在歐洲北方的人們，因為貧瘠的土地，養不活他們，有許多人到海裏去打魚。他們也到了大洋裏。也許在大洋裏碰到狂風，把他們的漁船，一直往西面吹過去。有的在風浪裏沉沒了，有的在茫茫的大洋中漂蕩了長久，缺少食物和淡水，被飢渴所毀滅。也有幾隻幸福的漁船，載着疲倦的漁夫，飄過大洋，到了西半球美洲的北方。他們上了岸，在被冰雪和苔蘚遮蓋的土地上，居住起來。但是這樣偶然的發現，和人類的關係是很少的；直到需要的時候，橫渡大西洋，才成功偉大的事業了。

歐洲人頂早想要漂洋過海，就是爲的做生意；在許多海外來的商品中間，香料是他們所頂需要的。當歐洲許多新興的國家裏，爲了文化的進步，生活程度逐漸升高了的時候，人們就發見在冬天土地的生產停止之後，吃的鹹肉裏，如果加了一點點香料，好像胡椒這些東西，吃起來就十分可口。於是香料就成功人們主要的調味品。但是香料的出產，是在東方炎熱的海島裏，就是現在的南洋羣島；那時候的歐洲人，却當是印度。香料既然是東方的出產，要運到西北的歐洲，得跋山涉水，經過許多路。這個容易賺錢的買賣，完全是握在阿拉伯人的手裏。他們費了很大的力量，水路用船隻，陸路用馬匹和駱駝，把香料運到歐洲，自然價錢賣得很高。歐洲人因爲需要，也只好忍受他們的剝削。但是人們的心裏，究竟很不滿足，大家想尋出一條路來，直接到東方去，販運香料，不經過阿拉伯人的地方。因此人們開始注意到大洋了。

老練的水手，在海洋裏航行，狂風大浪，倒不用害怕。然而在茫茫的大洋裏，他們不知道方向。如果在濃霧烏雲遮蔽太陽的時候，他們迷了方向，讓風和洋流把他們

帶到不可知的地方去，那是很危險的。恰巧從阿拉伯人的手裏，傳來水手們的恩物；這是指南針，從中國來的。指南針的一頭向着南方，一頭向着北方，不管在什麼地位，它總是這個樣子。如果水手們有了指南針，在茫茫的大洋裏，也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方向；那裏是向前去，那裏是回到他們的故鄉。人們便想通過大洋，靠了指南針，到東方去做香料的買賣。

水手們帶了指南針，坐着大船，從葡萄牙出發，他們的目標，是希望到東方去。然而，在他們的東面，是地中海和陸地，那裏是阿拉伯人的勢力，他們通不過去。好在一離開了青翠的陸地，四面都是白浪滔天的大洋，一點也沒有阻擋，隨他們怎樣走。於是水手們決意照着指南針所指的方向，對着沒有盡頭的南面航行，想要繞過大陸的末尾，再從那裏到東方去。販賣香料的希望，鼓起了人們的勇氣，沒有一個人懷疑；大家在沒有邊際的洋面上，和風浪奮鬥，向南方進行。他們的船，有幾次曾經在高峭的海岸上停泊過，也看見了廣大的陸地。但是人們知道這不是印度。因為海岸的邊

上是高山，往裏面望進去，是淡紫色的沙漠；一片荒涼的原野，連植物都沒有，那裏像是出產香料的富麗的印度！人們佔據了這個地方，就回頭了，回到在葡萄牙的故鄉去。

然而要到印度去做香料生意的念頭，在貪心的水手們心裏，到底不會斷絕。他們知道上次所到的海岸，情形那樣荒涼，這是非洲的沙漠。他們在大洋裏航行，其實是遠遠的沿着非洲大陸在走，並不會繞過非洲大陸向東方去。然而也沒有人敢說，非洲大陸是一定繞不過的。水手們的心裏，重新燒起希望的火簇來。他們再來到大洋裏，堅決的向南航行，一定要到大陸的盡頭。感謝洋面上的大風，有規則的送着他們的船往南去，吹得非常穩定。行行重行行，人們終究到了非洲大陸的盡頭；就把那一個地方，叫做好望角；因為有很好的希望，在他們的前面。後來的船舶，就繞過了好望角，在茫茫的大洋裏，向東方航行。人們看見在這樣廣闊的水面上，一點阻擋也沒有，有規則的好風，吹着他們往東北方去，達到印度，帶了香料回來，就可以發一筆大

財了。這樣的心思，鼓勵着他們，洋面上洶湧的波浪，和無家可歸的危險，已經不再叫水手們恐怖了。好風終於送着他們達到印度附近。

這一段漂洋過海到印度去的故事，自然是非常浪漫有趣的；水手們回來的時候，一袋一袋的香料，船裏裝得滿滿的。歐洲的人們，從此不必再向阿拉伯人，去買高價的香料了。他們要香料，自己可以漂洋過海，到東方的印度去；回來還能發發一筆大財。靠着海洋裏的交通，歐洲人和東方的生意，一天繁盛一天，東方的海岸上，都有葡萄牙水手們的腳跡。

葡萄牙的旁邊，是西班牙，她的地位，也是向着大洋。那時候因為海洋上的交通發達，有批聰明的水手們，就想到大地是一個圓球。大地既然是一個圓球，那末到印度去做生意，不必一定要繞過好望角向東方航行；若是一直向西方航行，也可以到印度的。當時老練的水手們，有這些思想的，一定不少。西班牙的國王，聽他們說得天花亂墜，倒有點心動起來，就幫助一個叫做哥倫布的水手，叫他帶了幾隻船，從西方

到印度去。哥倫布一股高興，和他們的水手們準備定當，領了三隻大船，浩浩蕩蕩，向西進發。前面就是大西洋，他們向西航過去，風却送着他們向西南。有許多日子，這幾隻船，包圍在排山倒海的風浪裏，見不到一線青翠的陸地。大部份的水手都絕望了，以爲他們並不是到印度去，却是真的到西方路上去。但是哥倫布並不灰心。他們終於達到了陸地，那就是現在的西印度羣島。哥倫布雖然不會到東方的印度，然而一塊新大陸，叫歐洲人知道了，歐洲人自然不客氣的去占據着。

話還沒有說完呢！從西方到印度去的路，雖然不會被哥倫布發現；然而時候一到，總有別的人來完成這件工作的。現在人們知道茫茫的大洋，是頂好的通路，漂洋過海，就可以發財，再也沒有一個人看着大洋害怕了。完成從西方到印度去的航行，是麥哲倫和他的水手。他們還環繞了地球一週。這裏值得佩服的，自然是這批水手們的勇氣，然而也不要忘記，在他們的背後，還有熱烈的需要推動他們；水手們也相信，橫渡無論怎樣廣闊的大洋，總可以達到陸地。所以當麥哲倫渡過大西洋，越過白

浪滔天的合恩角，經過平靜的太平洋，還不會到印度，就死在斐列濱士人的手裏。他的水手們，並不灰心，大家鼓起了疲倦的精神，繼續向西航行。他們照着葡萄牙人的老路，橫過赤道，逼人的印度洋，繞過非洲的好望角，回到歐洲。當這一隻破船，在大洋裏漂亮了三年，環繞了地球一週；現在裝滿了香料，駛進西班牙的海港裏來。岸上人們的歡呼聲，是怎樣的熱烈呀！從此茫茫的大洋，在人們的眼前消滅，接着代替的，是海洋外面廣大的世界了。

「到海洋外面去發財！」這是歐洲人的叫喊。人類的歷史，又翻開到另外一頁了。

到美洲去的西班牙人，回到故鄉來，告訴大家說：「美洲真是一片金銀遍地的所在。房屋是用黃金來造的，道路也是用黃金來鋪的。誰要發財，趕快渡過海洋，到美洲去。」這一篇話，叫當時的國王、貴族、將軍、流氓，都聽得心裏發癢。大家都要到美洲

去尋找黃金。西班牙的國王，還派了大兵，渡過大西洋，叫他們去搜羅黃金回來。

在北美洲的墨西哥和南美洲的北方，本來有幾個土人的小國家，他們的文化，自然比不上歐洲人，他們閉關自守，海洋和高山，保護着他們，從來不會想到有怎樣厲害的仇敵。現在從海洋外面，來了西班牙的大兵，好像飛將軍從天而降，土人們自然抵擋不住。那批白種的大兵們，要的是金銀；所以金銀都給他們搶完了，他們還不穀。這批大兵和流氓，是抱着很大的希望來的，除開金銀以外，他們不看見別的東西。他們盡量的搶劫、焚燒和殺戮。土人們的國家毀滅了，城布踏平了，所有的文明，也完全破壞了，西班牙人的貪心，還不滿足，還在拚命的搜金銀，好發了橫財，回到大洋那面的祖國去。紅皮膚的土人們，男的就被虐待和殘殺，女的做了他們的臨時太太；剩下的土人們，只好逃到深山裏去。南北美洲，從此成功了白種人的世界。

美洲的金銀，經過這些水手們的搶劫，一大包一大包的，渡過大西洋，裝到歐洲去，增加了歐洲人的財富。歐洲人既然從紅種人手裏，奪下這一片廣大的原野，他們

就老實不客氣，自己居住起來，做了新大陸的主人翁。歐洲和美洲，因為靠了大西洋，來往得非常密切。非但是大西洋，就是整個世界上，靠了海洋的聯絡，也顯得密切。頂早利用海洋做交通要道的人們，成功了天之驕子。——起先是葡萄牙和西班牙，接着是荷蘭和法蘭西，頂末了是英國。這些都是歐洲的國家，她們的門戶，都是向着廣闊的大洋洞開着。

末了掌握海洋上霸權的，是歐洲大陸的盡頭英吉利。英吉利是一個島國，雖然和大陸只隔一個海峽；然而大陸上的擾亂，她受到得很少。她保養在那樣好的園地裏，結果成功一個很太平的國家，因為她的四面都是海，人們有許多做了水手，而且是很精明的商人。當大洋和美洲發見之後，英國人才知道她的門戶，正對着那一方面。西班牙、葡萄牙、法蘭西、荷蘭，已經陸陸續續的做了海洋的主人，從世界的各處，尋找橫財回來。英國的水手們自然看得眼紅，不情願落後。那時候是西班牙得勢的時候，西班牙的水手們，正從大洋的那一面，把大量的金銀帶回來。英國的海盜，就老實

不吝氣，有的在海洋的中途，攔劫西班牙的貨船，把他們所裝的金銀，搶得一乾二淨。有的也經過大洋，到美洲去，占據幾片土地。總而言之，那批水手們到大洋外面去，努力想增加英國的財富。

英國的商人，一有了錢，他們知道要發展海洋外面的商務，正是時候了。於是英國的船舶，在各個大洋上面來來往往；船舶裏面，滿滿的裝着貨物。自然那時候掌握海洋上面商務的各個國家，要和英國發生衝突。勇敢的英國水手，在白浪滔天的海面上，打敗了他們的敵人。何況那些大陸上的國家，她們的能力，都耗費在陸上的戰爭。大家只好眼睜睜的看着英國，做了海洋的女皇。無論到西方去或者東方去，無論在北美洲或者東印度，都有英國的帆船。好像海洋的便利，單是爲英國設的。一切海洋的商務，都落入英國人的手裏。法蘭西、荷蘭，只好落在英國的後面。

爲了海洋外面商務的發達，市場上面也有了生氣，工業和商業都發達起來。英國從前頂重要的出產，是紡織物。水手們把這些紡織物帶到海外去販賣，再調換金

錢和需要的東西來。但是海洋外面，完全成功英國的市場，需要的紡織物，大大的增加。從前家庭裏用手工和木機來紡織的，現在嫌太笨拙，生產也嫌太慢了。因為要適應海外的商務，生產的工具，一定要改良，否則是不穀的，於是新的紡織機器，開始發明了，一件件發明的東西，真是多得很；礦山裏的煤和鐵，就被人們所利用，造成功蒸汽機關，供給人們偉大的力量。機器代替了人們的雙手，工廠也開設起來。生產的東西加多了，又快又好，真是從前手工業的時代，做夢也想不到的。這是工業革命。在海洋成功人們交通的要道之後，爲了海外的商務，引起了工業革命，頂早是在英國開始的。接連歐洲那些對着海洋的國家，也受到了影響。

當人類社會發生了工業革命，情形立刻兩樣起來，人們和海洋的關係，更變得密切了。就拿紡織來講。本來人們在本地種着棉花，收採了棉花之後，每人的家裏，都有紡機和織機，就在家裏開始紡織。紡織好了的紗布，也就在本地附近銷售，難得賣到很遠的地方去。現在發生了工業革命，機器代替了手工，紗布出產得那樣的又快

又多，本地附近，實在不需要這許多。人們一定要找尋另外的市場。在茫茫的大洋之外，有許多的國家，海洋既然成功人們的通路，人們就要把價廉物美美的紗布，運到海
外去販賣。也許有幾個國家，對於從海洋外面來的商人，是不歡迎的；但是他們要轟
開大門來，硬和你做交易。他們非但要把棉紗賣給你，還要從你那裏拿到作原料的
棉花。因為人們用機器來儘量製造，原料不穀了，也一定要到海洋外面的國家裏去
尋找。這樣一來，工業革命已經完成的國家，一方面要到海外去銷貨物，一方面要到
海外去尋找原料來，人們只要經過一番製造，就可以賺大錢。雖然這個好處，只有幾
個工商業的大老闆能得到，大多數的人們，是沒有份兒的。海洋外面的國家，一和他
們交易，好像戴上了圈套，只好讓他們儘量榨出血汗錢去；有的還變作殖民地，做了
大老闆的奴才。大老闆們坐在舒服的屋子裏，不費一點氣力，可以接受幾萬里大洋
外面的貢獻。

受着大老闆指揮的水手，漂洋過海，到處去敲着大門，要求做交易，答應了倒也

沒事，不答應就發生了戰爭。戰爭的結果，文化落後的國家，就被征服，做了殖民地。這批要求做交易的水手們，征服了一個國家，倒不像草原裏的遊牧民族一樣。草原裏的遊牧民族，他們衝過來的時候，只知道殺戮、破壞、焚燒、毀滅；但是海洋上面的強國，他們征服了一個國家，並不專門做這些強盜把戲。他們只要你做奴才，手段却很辣；他們只要和你做買賣，就要榨乾你的膏血，叫你因榨乾而毀滅。他們也像放高利錢的猶太人，還不出錢來，就要割你的血肉。歐美有幾個國家，因為工業革命之後，成功了海洋上的霸國。他們就拚命的去征服海外的國家。地球上每一個角落裏，都有他們的腳跡。文化落後的地方，像印度、非洲、南洋羣島，甚至於我們老大的中國，都曾經屈服在他們的勢力下，有的已經做過奴才，有的正在悲慘的命運裏掙扎，雖然解放的時期如今快臨到了。

這樣的到海洋外面去尋找殖民地運動，直到第二次大戰前還不停止。現在全世界，已經沒有一片乾淨的土地，不會受過帝國主義的蹂躪。——海洋的發見，成

功人們交通的要道，幫助人們商務的往來，本來是很好的。誰想得到因此造成了工業革命，更因此發生了帝國主義，讓幾個工業的大老闆得到好處。翻開人類社會歷史的前一章裏，草原民族的擾亂，和這個也有什麼不同呢？

然而帝國主義的時代，終究要臨時結束的時候。第一次世界大戰，遠因是分贓不均作導火線。四五年苦戰，好不容易得到和平，老牌的大英帝國，也開始改變她傳統的方針，法西斯却乘勢崛起。德義日三國因海外發展缺望而攜手，想重新分配海外殖民地，美其名曰「建立新秩序」，於是前次大戰的血淚未乾，又爆發了第二次的世界大戰。然而侵略者終自食其果。想以地中海為內湖的義大利，首先不支投降了；夢想第三帝國的希特勒，跟柏林同為焦土；想跨上大陸雄飛神州的日本，遭到了有史以來第一次而且最慘酷的敗北，瀕於滅亡的邊緣。兩次血的教訓，真正愛好的和平的人們，應該有了覺悟。大西洋憲章，已經指示了國際間立國的真諦。戰爭是過去

了，聯合國是勝利了，一方面獲得解放的國家當自求多福，向現代化的道路邁進，不再被侵略者作目標；一方面勝利者當一新觀念，如再度「玩火」，想恢復過去的霸權，誰能担保第三次世界大戰不會發生！希望海外殖民地的名字，從此消滅。世界上都是獨立自由的國家，沒有誰榨取誰的事情。

六 在大地上來往

人們需要大家住在一起。在這樣的大地上，沒有一個人，能穀離開了大眾，過着孤立的生活。

人和人的關係密切起來，人類社會才能穀進步。

人們要使得關係密切，就應該互相來往；或者把那邊所需要的東西運過去，或者把這裏所缺少的東西運過來，或者爲了生活，離開所住的地方。這樣在大地上往來，就叫作交通。

人們需要交通。廣闊的大地，本來關不住人們。地上雖然有高山峻嶺，有綿密的森林，有恐怖沙漠，有曲折的河流，有浩淼的海洋，但是人們要打破這些困難。人們要用頂快速頂安穩的法子，互相往來。結果人們終究達到了這個目的。

在山嶺上，在草原裏，人們看着地勢，揀頂容易的道兒走。經過無數人們和牲畜的踐踏，就成功了頂早的路。這些路是崎嶇不平的，有些地方靠着很深的山澗，跌下去必定會粉身碎骨；有些地方是穿過綿密的森林，很容易迷失方向。在下雨的時候，這些道路是非常泥濘，或者中間有一大段被水淹沒，經過的人們，就得涉水前進；就是在晴天，經過這樣難走的道路，也一定是很辛苦的。然而人們不怕，一步一步的，把道路弄好來。道路經過山嶺的地方，造得闊一點，而且揀頂傾斜的地方上山和下山，免得又陡又直，容易發生危險。前面如果有河流阻擋，那些河流又深又急，不能殼徒涉過去，就得造橋，或者用渡船擺渡。這樣頂早的道路，在碧綠的地面上，好像身上的血脈一樣，四通八達，人們就在上面來往。

在這樣的路上，人們互相往來，就靠着一雙腳行走；在頂早的人們看起來，用腳走幾十里或者幾百里的路，疲倦的時候，就在路旁休息休息，倒也沒有什麼不便。但是背肩上負着很重的東西，要在那樣的路上，走到很遠的地方，就有點做不到了。人

們生活上所要的東西，本來不能殼完全在本地出產，一定要從遠遠的地方運來。搬運這些東西，不能殼全靠人們自己。那時候人們已經養着牲口。像牛和馬，它們的力量是很大的，它們背上負着的東西，可以比人負得起的重幾倍。它們能殼走很遠的路，只要人好好的管理它們。從此頂早的商人們，不再用自己的肩背，負着很重的東西來販賣。他們趕着牲口，貨物全裝在牲口的背上，自己也騎着牲口，在道路上來來往往。

無論人們自己走路，或者趕着牲口走路，總是很吃力的。背上所負的東西越重，走起路來越費力量。那時候也許有聰明的人，來研究這個問題；因為人們越需要來往，越想要尋出又快又省力的法子。經過詳細的觀察，人們發見了：走路所費的力量，一大半是用在和地面的磨擦上；如果路面比較光滑一點，因為磨擦少了，走起來就省力得許多。自然絕對沒有磨擦，是做不到的；人們就在那裏想，怎樣使得和地面的磨擦減少，省掉許多不必耗費的力量，那末來往可以快速了。把道路弄得光滑一

點，是一個法子。還有呢，人們就發明了輪子。——不要看輕那輪子，它雖然是一個薄的圓片，但是它對於人們的貢獻，可以說是很大的。輪子在另外的方面，也有許多用處，這裏用不到詳細的介紹它。總之發明了輪子，就使得人們的力量，不需要浪費在磨擦上面，有一半的力量是節省了。

且看人們怎樣把輪子應用到交通上面。人們就創造了車子。頂早的車子，也許是很笨拙很難堪的，然而它的確幫助了人們的交通，使得地面上的距離，好像縮短了一點。試想一匹馬只能馱騎一個人，再重它就負擔不起了。但是如果叫那匹馬拉着車子，車子裏裝着幾百斤重的東西，再坐上一個馬夫，趕路仍舊是沒有問題的。因為車輪把耗費在磨擦地面的力量，省掉了一大部份。人們有了車子，在路上來往，載貨搭人，又便利又快速；人和人的關係，更顯得密切起來。

人們從地面上的陸路，又想到水路。人們因為需要交通，凡是想得到的路，都想

去試試看。頂早被人們利用的水路，自然就是田園近旁的河流。河流是天然的道路。它從發源的地方，經過廣大的平原，流到大河或者海裏，它的距離是那樣的長，也許比人們頂早的道路，要長得許多。陸上的道路，總要人們費一點力量造起來；河流却是地上本來有的。河流的水面，是那樣的平滑，沒有一條陸路比得上它。那末在水面上來往，所費的力量，一定比輪子在陸路上更省，因為那裏簡直只有一點兒的磨擦。人們就造了簡單的船隻，當作在河面上交通的工具。自然頂早的船隻，造得也非常粗笨，不能殼任重致遠。但是後來慢慢的進步了，又用槳或者櫓一類的東西，划着水進行，這是很省力的。住在大河流域的人們，就靠船隻來往。河流的上下流中間，距離也好像縮短了一點。

人們行駛這船隻，在水面上往來，經過時間越長久，就想到越省力的法子，或者可以說人們完全可以不必費掉力量。那就是帆的使用。上面已經說過，水面是絕對平滑的，人們只要稍微費一點力，就可以把幾噸重的船隻推動。於是人們想到在水

面上吹着的風，可以代替自己的力量。在船上豎起高高的桅杆，上面掛着布帆，風吹着布帆，船就可以進行了。風是不會疲倦的，也不用像牲口一樣，需要餵養；碰到順風，帆船所走的路，也許比馬還快。而且帆船所載的東西，是那樣的重，十四廿匹的馬還負不起呢。帆船的使用，使得人們在水面上的交通，踏進了一個新時期。千百里外的貨物，可以靠水面上運過來，也許還可以到波浪平靜的海外去。繁盛的商業發生了，人們不再在狹小的範圍裏過日子，開始注意到更廣大的地方。偶然在崎嶇的山路，乾燥的草原，和茫茫的沙漠，商人們才用馬隊和駱駝隊交通，至於靠近河海的地方，人們總是利用帆船的。

當大洋發見的時候，人們所用的，還是古老的帆船。好在海洋上面，風是有規則的吹着，人們就可以利用它來漂洋過海。哥倫布到美洲去，經過大西洋，實在是風吹他們去的；就是葡萄牙的商船，經過大西洋和印度洋到東方來，帶香料回去，所靠的也是海洋上面的風。帆船在大洋裏來往，使得人們知道，隔着廣大的海洋，還是許多

國家；這世界是連在一片的。人們又和隔着大洋的國家，發生了新的關係。大洋是那樣的廣闊，人們是嫌帆船太慢了。而且帆船能駛行駛，所靠的是風；如果大洋上面風平浪靜，重大的帆船，只好呆等着，一步也不能動。人們需要使大船行駛的新力量。恰巧工業革命發生，蒸汽機關應用到工業上面去，供給人們偉大的力量。人們需要海洋外面的市場，就造了輪船。輪船能載着很重的東西，又快速又安穩地渡過海洋，不管海洋裏風浪如山或者風平浪靜的時候。發動輪船的力量，就是蒸汽機關，現在又採用了石油。從此埃及出產的棉花，可以運到英國去紡織；英國生產出來的棉布，再裝到印度來發賣。距離的限制，可以說一點也沒有了。

當工業革命的時候，人們也想把蒸汽機關，應用到陸路方面的交通上。河流是生成的，它不能毀隨人們的意思，要到那裏，就可以到那裏。海洋外面，果然有船隻來往，但是在廣闊的平原上呢？馬隊和駱駝隊，顯得太笨拙了；雖然在光滑的道路上面，

有車子來往；駕着車子的，仍舊是牲口。和海洋上面比較起來，負重致遠的程度，牲口不及帆船，速度也差得太遠。陸路上的交通法子，人們自然要想改良，使得工廠裏出產的貨物，很容易的達到每一個角落裏。因為蒸汽機關的應用，人們創造了火車；又在大地的上面，造了鐵道，使得火車在上面行駛。自然頂早的火車，也是很笨拙的，它的速度，也許要比現在的特別快車，要慢好幾倍，而且拖帶的車輛，也不能設很多。然而它究竟比當時陸路上的交通工具，要好得不少。火車這個怪物，頂早是在英國行駛。當人們看見它匍匐在鐵軌上，噴着濃黑的煙霧，像野獸一樣的狂嘶着，接着轟隆隆的向前直衝，它還拖着幾列車輛，裏面可以坐幾十或者幾百個客人，還裝着很重的貨物，很快的直達目的地，這是幾百匹駿馬都做不到的，人們驚嘆着火車的偉大了。

因為人們的生產法子，一天天的發達，火車也在一天天的改進中。人們開始在陸地上造鐵路。鐵路經過廣大的平原，跨過湍急的河流，穿過濃密的森林，直到人們

所要達到的地方。綿亙的山嶺，不再來阻擋人們的交通；鐵路經過山嶺，更顯得人們力量的偉大。如果山坡是很峻陡的，鐵路就盤旋地₁上去，免得發生危險；如果山嶺重疊，火車不能設上去，人們就用炸藥，在山脚下面開了山洞，讓鐵路經過。這種山洞，有的簡直長到好幾里，偉大的工程，真可以說是移山倒海。也許在山路中間，隔着又闊又深的山澗，人們就架起鐵橋，讓火車經過。坐在火車裏，經過這樣山澗上的鐵橋，望到下面去，也許還要心驚肉跳呢。後來橫跨大陸的鐵路也有了，有的延長到萬里，把繁盛的城市，一個個的用鐵路連接起來。火車在鐵路上飛馳着，它載着旅客，也載着貨物，從這裏到那裏，從海港到內地，從草原到大河流域。鐵路和輪船連結起來，大陸和大洋打成一片。從此山嶺也好，河流也好，平原也好，海洋也好，它們都不再阻擋人們的來往了。

等到礦井裏的石油，被人們所利用，人們發明了內燃機關，汽車就出現了。汽車是幫助火車的交通工具；火車不能設達到的地方，就靠汽車來走。因為造一條鐵路，

花費的錢很多，如果沒有很多的搭客和貨物往來，那是很不合算的。所以在交通十分繁密的區域裏，人們爲了來往便利，就造了公路。公路只要把原有的道路，改得廣闊一點，造得平滑一點，就可以行駛汽車；從鄉村到城市，從山嶺裏到平原上，都有汽車來往着。汽車所載的客人和貨物，雖然及不上火車，然而它走得比火車還快，牲口駕的舊式車子，自然萬萬及不上它。在大陸上，公路的交通，已經四通八達。人們無論要到那裏，總可以用頂少的時間，頂舒服的法子，平安地達到目的地。

然而人們還不足；因爲迫切的需要，人們又創造了飛機，在海洋上面，有狂風有波浪，有可怕的礁石和島嶼；在陸地上面，有高山峻嶺，有大河急流，有危險的沙灘。輪船、火車、汽車，已經盡了它們的使命，使得大地上的人們，關係密切得不可以分離。可是人們還要用頂頂快的法子，避開一切的阻擋，大家可以來往。自然而然的，人們想到了天空中。天空中的鳥兒，多麼自由自在，它要到那裏，可以到那裏；無論什麼距離，在它簡直不算怎樣一會事。人們創造了飛機，和鳥兒一樣，可以在天空中飛着。

來往。飛機帶着人們，飛過大洋，飛過平原，飛過山嶺，飛過沙漠，它能穀到無論什麼地方而比一切的船和車都快。雖然風雨的攻擊和天氣的改變，使得飛機有時候也碰到阻擋。然而人們的進步是難說的。如果「同溫層」的飛行能穀成功，駕駛飛機的技師，也不必關心天氣了。

說到這裏，我們也不要忘記有線的和無線的電報電話；它們對於人們的貢獻，也是很大的。它們雖然不能穀搭人載貨，然而它們可以傳帶人們所要說的話。住在紐約的美國人，可以和住在上海的中國人談天，雖然中間隔着大陸和大洋；然而半個地球，在無線電中算不了什麼，幾萬里路程的相隔，好像在一個房間裏會面一樣。同樣的，住在冰天雪地裏的人們，也可以把他們爐邊的生活，報告給正在揮汗避暑的人們知道。這裏的人們缺少了什麼東西，立刻可以告訴遠遠的地方，請他們用頂快的法子運得來。從前的人們要費上一年半載，現在的人們，只要幾天的功夫，就可以把一切的事情都辦完了。

看啊，在大地上面，已經沒有了什麼距離；人們在大地上往來，已經是很容易的事。交通把整個地球上的人們，連結在一起了。

廣闊的世界，展開在人們的眼前，人和人的關係，現在將要拿全世界來做單位了。人類社會的前途，也是廣闊無限的。

讓我們完全忘記掉大地上面的距離吧！

七 幫助人們的能力

人們在廣闊的大地上生活。大地是母親，她養活着幾萬萬的人們。

人們要在地球上生活，一定得勞動。頂早的人們，用了木棒和石片來勞動，這是他們唯一的工具；然而完全靠自己力量來勞動的人們，現在的世界，已經很不容易見到了。人們知道利用地球上的能力，來幫助自己勞動，使得生活快樂一點。地球上所有的能力，是各式各樣的；人們得到這些能力的幫助，纔能彀得到今天的情形。

人們利用地球上各種能力的故事，可以說是幾幅又美麗又偉大的插畫。

牛馬是人們頂早的伴侶，它們在頂早的時候，就幫助人們工作，一直到現在。四五個人的力量，也許還趕不上一匹牛和馬。牛馬本來是長在原野裏的。它們在草地

上來往，吃吃青草，晒太陽過日子。它們的身體雖然是那樣的龐大，但是性子却十分和善，從來不去傷害別的小動物。當人們還是靠打獵過日子的時候，也把牛馬獵來吃；但是不久人們把牛馬養馴了。它們不再留戀碧綠的草原，和深密的山林；它們的性子，是無可無不可的，就和人們住在一起。人們看見牛馬的力量這樣強大，可是又肯那樣的聽話，就叫它們作工。從此在廣闊的田園上，人們不必自己拿着鋤頭，一塊塊的鋤鬆來，這個工作可以叫牛馬做。牛馬拖着犁頭，一步步的向前進行，地土就鬆了。照現在看起來，牛馬的耕地，是顯得非常笨拙的；然而不要小看它們，它們就供給人們許多能力，叫人們免掉不少的辛苦。

也有許多人們，他們住的地方比較好。或者在大河的邊上，或者在海灘的旁邊。那裏一年四季，有着風吹拂着。人們就想要利用風的力量，來幫助自己作工。風的力量倒也不小；它的力量，和被吹着東西的面積，成正比例的；換一句話說，人們張掛的東西越大，風吹在上面的力量也越大。風是頂勤懇的僕人，它比牛馬還要好，它是

不會疲倦的；它也不會飢餓，不必像牛馬一樣的用草料來餵養。人們創造了風車：風車高高的裝着四只大翼膀，風吹過來的時候，四只翼膀舞動着，風車就骨碌碌的轉起來。這個轉動的力量，可以幫助人們做許多事情，好像磨粉呀、屏水呀，這一些都是。在水面上，風就推動船隻，行駛前進。

人們利用了牲口和風的力量，幫助工作，那時候人類社會的情形，是很清靜和美麗的。——在原野裏，空空的稻田已經浸着水，季節告訴人們已經到了春耕的時候。灰色的老牛，拖着沉重的犁頭，一步一步的向前走，泥土在後面波浪一樣的分開來。農人拿着鞭子，慢慢的跟着老牛前進。這樣工作是很緩慢的，但是農人自己，究竟不必費力量了。在田野的旁邊，也許有着廣闊的泥路，那是人們來往的要道。有時候響着「珂玲玲」的鈴聲，一隊驢子，背上駝着沉重的包裹，慢慢的經過；也許有一兩個人，步行或者騎着牲口，管理着它們。它們越走越遠，慢慢的在碧綠的原野裏消滅了。接着在大路上有舊式的車子經過。一匹或者兩匹瘦馬，拖着木製的車廂，人們拿

着轆子，坐在上面。馬蹄得得的向前走，木頭的車輪，壓過泥土的道路，發出轆轤的聲音來，在後飛起一陣塵沙，好像送着他們前進。

在大河的旁邊，也開着小小的作坊，作工的都是一家人，或者雇用幾個長工和徒弟。也許這是磨粉的作坊。磨粉的工具，是幾副又重又大的石磨。人的力量不能穀轉動它，就叫牲口拉磨，人們不過在旁邊做點輕鬆的工作。有許多地方，能穀利用風力的，就裝置着風車。在碧綠的岸邊上，四隻翼膀像巨人的手臂一樣伸開着，又在那裏亂舞。下面的輪子也跟着轉動了，人們就靠它來磨粉。歐洲古老的磨坊，常常裝着風車，但是到了現在，它那偉大的時代過去了，人們在大地上，尋到了更大的新力量，就忘記了它。只有破舊的風車，在冷靜的廠屋上，迎着風嗚咽作響，好像在訴說它的不高興。

同樣的，我們知道帆對於人們的貢獻，也真不小。從前的人們，要沿着曲折的河流，橫渡廣闊的大湖，漂過渺茫的海洋，靠的都是由風行駛的帆船。銀色的河面上，映

着蔚藍的天空，中間點綴着三五片的白帆，在慢慢的流動着，好像天上的流雲一樣。這樣美麗的景色，畫家早已當作描繪的材料；可惜到了現在，這景色快要沒有了。就是在海港上，商人的妻子，常常到淡黃的沙灘上，去眺望廣闊的海洋，西北風起的時候，她知道她的丈夫快要回來。也許在海天的中間，慢慢的升起一朵褐色的帆影，她會心跳起來，疑心是載丈夫回來的船。但是現在她也用不到望了，我們現在只能殼在古老的小說裏，看到這樣幽靜的描寫。

在這一兩百年裏面，大地上已經有一種新的力量，被人們使用得十分普遍。那就是煤。煤是很古很古時候的樹林，壓在地底下變成功的。它能殼發出很強的熱力，而且大地上煤是這樣的多，所以價錢非常便宜。人們從礦山裏把煤掘出來，就利用它發熱的能力，造成功蒸汽機關。——就是用煤把水燒沸，利用水汽推動輪軸，幫助人們做重大的工作。然而人們對於靠煤發生力量的蒸汽機關，也有兩種用法。一種是直接利用蒸汽機關來作工，每一個地方，都要裝一個煤爐，那是不合算的。一種是

用蒸汽機關的轉動，來發生電力，電接通到那裏，那裏就有工作的力量。電能代替人們工作，燒飯、發出光亮，和另外許多的用處，歸根結底，靠的還是煤。有人說，現在人們的文明，完全是煤生出來的，這句話大部份是不錯的。

煤在大地上面，差不多各處地方都有的；而且煤的歷史，要比人類社會的歷史，早上幾千萬年。在人們方纔有知識的時候，煤早已在大地上了，而且也有幾個地方，把煤掘出來生火，來度過寒冷的冬季。那末爲什麼靠煤發生的能力來工作，還只是兩百年來的事情呢？這裏面的關係，非常複雜，不能彀詳細的來講，總之是因爲人們的需要。當交通便利之後，人們的關係密切起來，工商業的發達，超過從前幾百倍。從前人們生產東西，雖然有了簡單的機器，但是要靠自己的一雙手來工作，頂多利用牲畜的力量。人和牲畜的力量實在太小了，所做的工作，也太花費時間。如果出產的東西，只供給本地的人們用，那末慢慢地做起來也不要緊。但是交通便利，工商業發達，出產的東西，還要運到海洋外面的市場去，從前的法子就嫌得太慢了，人們

開始在大地上尋找新的力量，來發動機器，使得快速一點。能發發出那樣大力量的，就是用煤來燃燒的蒸汽機關。蒸汽機關的道理，雖然老早有人講過；然而因為沒有需要，誰也不高興去多費心思研究。等到需要的時候來到，它就表現出偉大的力量來。英國的小機器匠瓦特，也因為這個緣故，得到了永垂不朽的大名。

工業革命，頂早是在英國開始的，煤的力量，也是英國人頂早認識的。上面已經講過，英國的門戶向着大洋洞開，當大洋被人們發現之後，英國人就去找海外的市場。因此英國人需要偉大的力量，來增加生產。在英國的礦山裏，藏着豐富的煤和鐵，這是人們早已知道了的。那時候就得到它們的大力量。新式的巨人出現了，它做了人們忠心的僕人。它的臂膀是鋼鐵造成的，它吃的食料，是從礦山裏開掘出來的黑煤；它揮動長臂，替人們工作，它的力量，可以抵過一萬個人，一千匹馬，或者更多一點。於是英國的牧場荒蕪了，田園冷落了，人們奔到工廠裏去。那裏高高的煙突，吐着黑煙，遮蔽了蔚藍的天空和光明的日光。工廠裏的輪軸和皮帶，在發狂一樣的轉

動着，發出來的聲音，好像打雷。生產出來的東西，却又快又好。人們有着這樣的大力量來幫助，生活當然應該快樂一點了。——然而並不是，快樂只有一小部份的人，因為那時候人類社會的組織，並不合理。

人們認識了煤的力量，都儘量的來利用，煤礦所在的地方，也成功了熱鬧的城市。有許多國家，因為煤礦的豐富，和人們的需要，工商業就發達起來，好像美國就是這樣的。雖然美國達到今天的地位，也有不少條件，然而人們能設好好的利用煤的力量，也是一個重要的緣故。同時人們在美國，又尋到一種新的力量，那是石油。石油工作的法子，和煤是兩樣的。煤一定要在爐裏燃燒，把水燒沸化作蒸汽，讓蒸汽的力量來推動輪子，或者發生電力，或者直接來工作。石油不要這種麻煩的手續。石油自己，很容易化作氣體，再和平常的空氣混合，點起火來，就「砰」的一聲爆發，這個爆發的力量可以推動輪子，也是很大的。利用石油燃燒的力量來工作，就叫內燃機關。煤是固體，石油是液體；煤比石油重；石油容易運輸。然而煤和石油的力量，是差不

多的。這樣看起來，石油比煤是要好得多了。

人們自從得到了這些新力量，人類社會也改變了從前的樣子。在繁盛的城市裏，煙囪密得和樹林一樣，人類日常所要的東西，都可以由工廠裏製造出來。牲口早已回到牧場上去，煤和石油，代替了它們的力量。在原野上，整齊的鐵軌，和平滑的路，在碧綠的田園裏蜿蜒着，一直伸展到天邊，上面來往着火車和汽車，它們駕駛的馬，就是煤和石油。也許在蔚藍的天空上，還有飛機在翱翔呢。就是在田園裏工作的，也不是人和牛馬了，巨大的機器，代替了人和牲畜，它可以耕地、播種、收割，又快又好。在乾燥的時候，它可以替人們汲水來灌溉，無論從遠遠的河邊，或者深深的井裏。它不需要人們來餵養，只要用煤和石油來發動它。煤和石油，是大地供給人們的，大地給人們的幸福真大呀！

但是現在的人們，雖然靠了煤和石油的力量，創造出許多偉大的事業來。煤和石油是會用完的。因為煤這樣東西，用掉了不能彀補充；它在大地上的量，總是有

定的，用完了就沒有了。隨你大地上的煤，是怎樣的豐富，經過長久的時候，終究要沒有的日子。曾經有人把現在用煤的量，來估計一下說：英國和德國的煤，還可以用五百年到一千年；美國地下的煤，還够用六千年。然而一萬年也好，在人類的歷史上，一萬年也是一個很短的時期。何況人們用煤的量，一年比一年增加，照現在的比例增加上去，現在大地上的煤，再用一兩百年，就要精光了。這是一個警告，叫人們把煤用得節省一點，不要隨便糟塌。現在我們燒煤，在煙囪裏總有濃黑的煙發出來，這裏面就含許多有用的東西，讓它在天空中飄掉了。現在一架頂好的蒸汽機器，只能用到煤的能力百分之十二，這是多麼的浪費呀。然而無論用怎樣好的法子來利用，煤的完結，總是難免的。

石油幫助人們的力量，自然也是很重要的。然而大地上所有石油的量，比煤還要少，它的沒有補充，和煤却是一樣的。美國東部各省，油源已經很快的在減少了。西部的地方，雖然產量年年增加，然而照人們現在的用法，不到一百年，也要涸絕。如果

用得再多一點，那末連我們這一代，恐怕也不能設過去。

人們就想到大地上別的能力，那就是急速的水流和瀑布。像在美國，有着全世界頂大的瀑布那哀格拉。又闊又大的水流，從很高的地方，奔騰下來，好像一匹倒懸的白練。水沫飛濺，發出隆隆的聲音來，比千軍萬馬衝突的聲音還要厲害。這是大地上面偉大的景色。但是這個並不單是給人們欣賞的。人們除開欣賞以外，看到這樣急速下墜的瀑布，還要利用它來作工。巨大的機器，就裝在瀑布的下面，機器裏面安放着大輪子。水流從上面沖下來的時候，它的力量是很大的，輪子就被它推動了。這正好像蒸汽機關一樣。但是蒸汽機關一定要用煤來燃燒，內燃機關也一定要用石油來燃燒；這個却靠水力來推動輪子，什麼也不要花費。從輪子轉動的地方，發出電力來，供給人們使用。點燈、推動機器、搬運東西，甚至於交通方面，都得感謝水力的幫助。在那哀格拉瀑布旁邊的幾個城市，他們在白天裏，有水力來發動機器；在晚上，燦爛的明燈，照出一個不夜城來，這也是從瀑布來的。

人們利用急速的水流和瀑布，來幫助自己工作，能穀有這樣偉大的成績，自然是離開現在不久的事情。而且也不單是美國，有幾個地方，急速的水流，都已經做了人們的奴才，替人們做着重大的工作。人們把水力叫作白煤，意思說將來大地上的煤完了之後，水力就可以來代替。全世界的水力，現在未曾被人們利用的，果然還是很多。然而除掉幾個適當的地方以外，有許多簡直不能穀利用，只好讓它白白的丟掉。有些研究地理的科學家估計一下說，整個的大地上，能穀產生的水力，大概有兩萬萬馬力，和全世界的煤比起來，實在是太小了。所以水力雖然能穀幫助人們工作，佔到一席重要的位置，而且現在方纔是開頭的時候；但是等到大地上的煤和石油用完，只讓水力做人們唯一的忠僕，那是不成功的。

那末到了煤和石油用完之後，人們失掉了偉大的幫助，文化就要倒退了嗎？或者人們從牧場上把牛馬趕回來，替它們帶上轆子，叫它們仍舊耕田拉車嗎？或者人們自己靠着一雙手，用自己的力量，在大地上過生活嗎？——不對的！人們利用了大

地上的能力，一步一步的向前走，纔有今天那樣的文化，人類社會的前途，決不會向後轉的。現在的人們，已經注意到大地上另外一種的新力量，這力量是那樣的普通，不費一點心思就可以得到，如果能教給人們利用，人類社會一定會進到一個新時代。這就是太陽光。本來太陽的光輝，帶着偉大的熱力，照到大地上面來，大地上的萬物，纔能發生長。太陽光是大地上一切生物的保姆。一切被人們利用的力量，像煤、石油、水力，都是間接從太陽光來的。這裏面種種複雜的關係，現在這裏說起來，是要浪費本書的篇幅，可是本書讀者，總有機會明白的。但是現在的人們，對於這樣偉大的太陽光，不會怎樣利用它的力量，是的，確的。將來也許很難說呢。

將來總有這樣的一天：在烘爐似的沙漠上，在廣闊的原野和海洋裏，從早晨的時候，東升的太陽，開始放出橘紅色的光輝，到大地上來。聰明的人們所製造的機器，就轉動起來，幫助人們作工，它的力量，是超過了從前所有一切的機器。到了正午，太陽光照得越厲害，機器所發生的力量也越大。人們只要安坐在旁邊，做些輕巧的工

作，享受這大地賜給人們的幸福。從前使用自身手脚的力量，和利用牲口來任重致遠，簡直是一個早已忘記了的夢。因為太陽光的力量，是非常容易得到，不必花費怎樣的代價。生活在大地上的人們，何必還要別種力量呢。

從太陽光無限的力量上，人們又想到了原子。原子炸彈研究成功，在廣島和長崎各投下一顆，結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。原子能雖是尚未公開的神祕，人們已經認識了它的偉大。也許將來原子能就可以代替偉大的太陽，而人類社會，更踏進更新的時期。

瞻望將來，人們在大地上，只有幸福，絕無杞憂！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六月廿六日初版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四日再版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山水人物

施瑛著

陳安行人
鎮安

發行所
永祥印書館
上海福州路三八〇號

印刷者
永祥印書館第一廠
上海陝西路三八號

范泉主編 青年知識文庫

第二輯 共十集

- 政治 戰後世界新形勢……儲玉坤
- 經濟 經濟學教程二編……東方曦
- 文學 文學源流……范泉
- 文學 文學常識……趙景深
- 戲劇 演員與演技……方君逸
- 藝術 西洋古代美術史……錢君匋
- 天文 太陽的故事……吳湘瀛
- 史地 五卅外交史……孔另境
- 山水 水人物……施瑛
- 傳記 記章大炎先生……沈英園

本書實價 二元

~~13~~ 2100

